

SHIJIE MINGTAN GUSHI

【中国】程小青著

C O N G S H U

大可缩写

血匕首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Jian Er tong Chubanshe

世
界
名
探
故
事
丛
书

世界名探故事丛书

血匕首

XUE BISHOU

『中国』程小青 著

大可 缩写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世界名探故事丛书

血 匕 首

[中国]程小青 著

大 可 缩写

刘展国 插图

宫 超 装帧

责任编辑 季一德

美术编辑 吴列平

责任校对 石玲凤

技术编辑 史建平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邮政编码: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中华印刷厂排版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4.75

字数 96,000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

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1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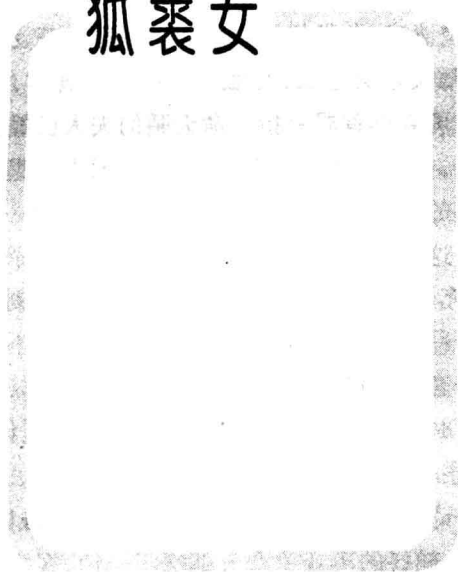
ISBN7-5324-3507-5/I·1478(儿)

定价:5.00 元

目 录

- 1 狐裘女
- 21 白衣怪
- 39 断指团
- 57 五福党
- 75 血手印
- 93 无头案
- 111 活 尸
- 133 血匕首

狐裘女



这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季节。1月28日,星期六晚上,文学研究会会长俞天鹏在家设宴,庆贺他的50寿辰,我也应邀出席。

白杨路俞天鹏的家燃着火炉,温暖得如同三月的天气。客堂里,主人俞天鹏面含笑容,在宾客中往来周旋。他高高的身材,戴着一顶乌绒红结的小帽,身穿玄缎马褂和紫色缎的狐皮袍子,面貌清癯,白发如雪。在文学界他已享受了多年的盛名,连任两届文学会会长,出版过不少流行著作,经济状况在同辈作家中可算得首屈一指。俞天鹏的夫人已经去世,唯一钟爱的女儿,在女子体专读书,现正在后面书房里招待女宾。

客堂里的宾客们谈起了俞天鹏最近出版的一部杰作——《爱与仇》。这本书我也看过,立意很高,在一位杀身成仁的男主角身上,充分表达了我们的民族精神;描写深刻,结构新颖,称得上是一部传世名作,在俞天鹏的创作中,属不可多得的一部作品。宾客们众口一辞地赞誉着老作家。

正在这时,突然闯进一个身材矮小的青年。他脚步匆匆,气息咻咻,在客堂台阶前收住脚步,高声说道:

“诸位,请原谅,我有一个严重的情况要报告!”

他宏亮、颤抖的声音令众人都吃了一惊,客堂里一时声浪全休,四五十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。

那人约二十六七岁,黑而瘦的瓜子脸,睫毛浓长,眼神有力,身穿棕色厚呢大衣,里面是灰色柳条呢西服,紫色领带,白色硬领,一条金表链扣在马甲的钮扣上,黑呢帽已脱下拿在手里,整个装束非常入时。他说,在座的文人中,有一个戴着高尚面具的贼!

众人发出一片轻轻的惊呼，彼此面面相觑。白发主人惊愕地愣在客堂一角，睁大眼睛注视着来宾，不动也不响。

那人自我介绍叫钱芝山，他用心血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，在发表之前，那假面贼用甜言蜜语允诺了酬报条件，小说便改署了贼的名字。小说出版后，风行一时，而那贼坐享其成还不知足，竟把酬报的事抵赖了。

“诸位，文人中有这样一个蠢贼，是不是全体的耻辱？”

众人被激怒了。《国民日报》编辑左一萍站起来，厉声质问：“喂，你的话实在吗？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，别含含糊糊！”

钱芝山尖锐的目光射向俞天鹏。俞天鹏脸色灰白，站在一把椅子边，双手握着椅背，身子微微颤抖，张大双眼与钱芝山对视着。

“我被骗的时候，还在假面贼那里当书记。唉，我姑且给他留点面子，只把小说书名告诉大家，这就是《爱与仇》……”

钱芝山的话还没说完，一把椅子直朝他飞去，椅子落地，钱芝山纤毫未损，站在那里格格冷笑。

飞椅子的人就是俞天鹏。只见他跨前两步，举起双拳，咬牙切齿地挤出几句话：

“你这无赖！你，你这畜生！……”说着，晃了几晃，倒了下去。

客堂里一片混乱，众人纷纷赶过去搀扶俞天鹏。书房里奔出一个细眉美目、身材苗条的少女，抱起老人，惊惶地低呼着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她就是俞天鹏的女儿俞秀棠。有人拿来一块冷毛巾敷在俞天鹏额上，老人渐渐苏醒过来。

看见老作家无恙了，我松了口气，想起了钱芝山，回头一

瞧，已没了人影。

晚上 11 点左右，我赶到好朋友、私家侦探霍桑的寓所向他介绍了这一突发事件。

霍桑对俞天鹏的著作也是很佩服的，并认为他品行严正，不像会有这种不名誉的举动。这与我是不谋而合。

“不过，包朗，他受了侮辱为什么不发一言而诉诸武力，那也是一个疑问。”

我虽是个专业作家，但常常有幸充当霍桑探案的助手，所以，他自然而然地从侦探角度向我提出了问题。

已经 11 点半了，我们决定明天再商讨。霍桑把我送出寓所，天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车子开了 20 分钟左右，我到家时，雨已经停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正准备去霍桑那儿，仆人送进晚报，我随意一翻，一行大字标题吸引了我的目光：

“离奇恐怖的谋杀案！”我急忙往下看，“温州路德仁里 1 号住户钱芝山，忽于昨晚被谋杀。据房主谢夫人说，钱芝山昨晚归家已近 11 点，他曾和她交谈过几句。今天早晨女仆松江妈子送洗脸水进去，发现他已被谋杀，就现场来看，像是被人用一个石凳击死的，脸部血肉模糊，身上衣服完好，金表和表链等物也没有遗失。他的书桌抽屉有两只开着，里面很杂乱，似有人翻动过。死者今年 27 岁，还没娶妻，以前一直在小说家俞天鹏那儿当书记，一个星期前辞职。这案子现归警厅侦探长汪银林承办……”

电话铃响了，是霍桑打来的，他已接受汪银林的请求，准备赶往温州路德仁里勘察一下，约我到那儿去会集。

我赶到时，汪银林正向霍桑介绍情况。这是两上两下的朝南石库门住房。房主谢春圃与夫人住楼上，谢春圃在浦东做事，不常回来。楼下住的就是钱芝山。钱芝山是谢春圃的外甥，从杭州到上海来读大学，寄住舅舅家已有一年半，6个月前，他说不再读书，准备从事写作，就应聘到俞天鹏处，想边工作边向老作家学习。家里还有两个仆人，松江妈子住楼梯底下，男仆阿四住后门口的小间里。

在我和霍桑来到之前，法医已把尸体移走了，“你们要看，星期一上午11点，可到验尸所去看，今天验尸所不办公。”探长对我们说。

汪银林得到的唯一线索，是巡逻警士桑绶丹，昨晚12点钟不到，看见一个女子手提包裹，从德仁里走出去，但不知是否从谢家出来，也没看清她的面貌。引起他注意的，是女子披着一条黑狐狸皮做的狐裘围巾。

钱芝山住的厢房布置得清洁精致，虽然发生了凶案，但除书桌抽屉外，其余一切井井有条。地板上有一大摊血。霍桑手摸下颏，凝视四处，弯腰拾起一些东西，用放大镜察看，结论是几根修剪下来的头发。霍桑又指指地板，说：

“凶手行凶后，还洗过手，又在书桌抽屉里搜寻了一番才出去。瞧，地上有不少水滴的痕迹。”他走到朝西向着天井的窗口边，“窗口下面还有些异样的冰块，银林兄，你看见没有？”

汪银林支吾了一下，我和他探头一瞧，天井的地上果然有冰块，污黑且有血迹，显然是凶手把洗血手的水倒在窗外，因天寒而结成了冰。

霍桑又从茶几下拿出一个面盆：“还有一个佐证，这盆里

留有血污的冰水脚。”汪银林闭紧了嘴。

房间里挂着钱芝山的棕色厚呢大衣，黑色呢帽，硬领和领带也已卸在床前茶几上。被窝已铺好，但没有睡过的痕迹。床脚边有两只皮包，汪银林说，里面是些衣服、书籍，没什么特别的东西。霍桑又检查了一遍，奇怪的是，发现里面有一条玄缎女子套裙。

“尸体上还有别的伤痕吗？譬如刀伤或枪伤之类？”霍桑问。

汪银林说，西装没有破损，看来不会有这样的伤痕。不过，衣服有扭皱的痕迹。探长分析道，钱芝山准备脱衣上床之际，凶手进来扼住了他的咽喉，他挣扎一番就晕倒了，因为家里人没听到什么喊叫声。凶手似乎还不放心，又到天井里拿了一个垫花盆用的石凳——探长指了指墙边一个小石凳——击碎了他的头。

霍桑边听边观察，我也跟着搜寻。忽然，我发现门背后有一把刀，不待我行动，霍桑已抢上前很专业地捡起刀。

这是一把裁纸刀，锋口尖利，足以杀人。

“银林兄，你的见解应该修正一下了，”我说，“凶手也许不是用手扼，而是用刀刺，也许就刺在咽喉间。”

汪银林辩解说，死者没有刀伤，刀上也没有血迹。但我认为血迹是可以洗掉的，凶手不也洗过血手吗？

霍桑制止了我们的空辩，用手电筒照亮了书桌前的地板，上面有两个新式女皮鞋的沙泥印，一个已被践踏过，另一个仍很清晰。霍桑问：

“包朗，昨晚我送你出寓所的时候，不正下着雨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大约下了 20 分钟，而且雨也不大。”

“20 分钟足够使鞋底沾上马路上的灰沙。”霍桑指指门口的地板，“这儿没有保护好，脚印辨不清了。”他在纸上描下女鞋印，“这双脚从未缠过小脚。”

霍桑请汪银林把女主人邀来。谢夫人 40 开外，打扮得很时新，却又处处流露旧式妇女的样子，就像那双穿着白缎绣花鞋的脚，虽已放开，但看得出缠过小脚，走路时很不自然。她后面跟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仆，穿着土气，面相老实，一被人注视便会惊恐不安。

霍桑问谢夫人：“令甥昨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谢夫人一口杭州话：“大约 11 点钟，我是从睡梦中被惊醒的。我让他把前门的铁门闩好，他应了一声，我又睡了。”

“你是被他叫醒的？”

“不是，是被狗叫醒的。”

“狗？”霍桑眉毛竖了一竖，“谁家的狗？现在哪里？”

“芝山养的一只哈巴狗，一直关在他屋里，从不出去，除非芝山带它出去。但今天一早，松江妈子就没有看见它。”

谢夫人昨晚听到狗叫，是钱芝山用钥匙开前门进来的时候，以后她睡熟了。松江妈子告诉她，昨晚狗叫了两次，只是第二次叫声不同，只叫了一声就停了。

霍桑和蔼地问：“松江妈妈，两次狗叫相隔多少时候？”

老妈子畏畏缩缩地说，睡得迷迷糊糊，记不得了。霍桑问她还听到什么，她说似乎有放自来水洗手的声音。霍桑点点头。老妈子今天一早还发现，前门没有锁上，更没有用铁门闩好，门一拉就开。



汪银林向霍桑举一举手：“那门锁我已看过，没有撬过，锁是一把廉价的锁，要找一把同样的钥匙打开它并不难。”

男仆阿四不在，女主人打发他到浦东去通知谢春圃了。

霍桑问起钱芝山的交游、性情，有没有结怨的人。谢夫人说，芝山品行很好，交往的也是上海大学的同学。一般是他出去看朋友，同学们难得到这里来。他性格温柔，待人亲切，这样的人怎么会结怨？

老妈子的嘴动了动，霍桑立刻就觉察了，问：

“松江妈妈，你要说什么啊？”

老妈子看看女主人，嗫嚅道，少爷发起脾气来也是很可怕的。一次她错把少爷的文稿塞进字纸篓，他勃然大怒。上星期天阿四给少爷冲热水瓶慢了点，就吃了他一个耳括子。

谢夫人呵斥道：“你还多嘴！这都是你们自己不好。人也死了，这样的小事你还不放过？”

老妈子低下了头。霍桑马上从中解围，转了个话题：

“谢夫人，令甥的朋友同学中，有没有一个女人？”

谢夫人一惊，用小手巾按住了嘴。霍桑委婉地说，只有弄清真相，才有可能为她的外甥伸冤。谢夫人点点头，说：

“霍先生，我并不是要隐瞒什么。确实有个女人，不过不是他的同学，我怕牵连无辜，所以不敢乱说。”钱芝山最近一个月常常在晚上外出，打扮得十分漂亮，谢夫人怀疑他有了女朋友，但他做事机密，无从知晓。半个多月前，有个年轻女人来找他，他不在，谢夫人问女子有什么事，可代为转达。那女子表情冷淡，掉头就走。上星期天来了个 30 岁左右的男子，高大而体面，跟钱芝山谈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。谢夫人下楼来

看，两人几乎要动手。正在这时，先前来过的那个女子突然从门外奔进来，费了好一会儿工夫，才把那男子劝了出去。昨天晚上亮灯时分，那女子又来了，松江妈子告诉她钱芝山不在，她不高兴地走了。

“谢夫人，那女子怎么个模样？”霍桑问。

“大约二十上下，很漂亮，个子比较高，好像力气不小。三次来都是一样的打扮：紫毛葛薄棉袄，黑软缎裙子，披一条精致的整只黑狐狸皮做的狐裘围巾。”

黑狐裘围巾？汪银林几乎要叫出来——桑绶丹看见的不就是披黑狐裘的女子吗？霍桑赶紧摇摇头止住了汪银林，示意谢夫人说下去。

那女子一口杭州话，因为是同乡，谢夫人印象特别深。男子说的却是上海话，但两人肯定关系密切。吵架那次，显然是女子等在外面，在不可开交时才冲进来。

“昨晚 11 点以后，确实有一个女子到这厢房中来过。”霍桑说。

汪银林问道：“这么说，凶手是个女子？”

谢夫人说：“如果是女子，一定就是那个披黑狐裘围巾的人。”

霍桑缓缓说道：“我只是说有个女子来过，是不是披狐裘围巾的，是不是凶手，都没有印证，不能随意猜测。”霍桑建议勘察暂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几个一齐去他寓所坐坐。

在爱文路霍桑寓所里，围着火炉，我们就案子探讨起来。

汪银林认为，钱芝山之死，与感情有关。桑绶丹看到的女子与谢夫人说的女子，衣着上有一致的地方，时间上根据霍桑



测定的脚印,也很相合。那女子与钱芝山有纠纷,出场的却是一个与她口音不同的男子,可见两人不是亲族。两男一女,矛盾如此激烈,死者的贵重财物又没有失窃,那么,除了情感原因外,还能作什么解释?

我认为钱芝山为人刻薄,从他对仆人的态度就可见一斑,说不定是有人结怨报复。我脑子里触动的是他诬陷俞天鹏的事。在钱芝山书桌抽屉里,有一份钢笔写的未完成的文稿,内容低级,文句似通未通,这样的文笔怎么写得出《爱与仇》?当然,我暂时不能说出俞天鹏的名字,在没有确切证据前,把他提为疑犯,总不太妥当。

“结怨报复?钱芝山和谁结怨?”汪银林偏要追问。霍桑摇摇手,解围似的提出了一个问题:凶手是怎么进门的?

前门锁着,里面有狗,凶手进门却没有惊动谢家主仆。汪银林说,钱芝山没有闩铁门,凶手用钥匙打开那把廉价锁是很容易的。我分析凶手是钱芝山自己开门放进去的。我们两人都认为,钱芝山与凶手相识,所以狗一叫,立即被钱芝山喝住。

“银林兄说凶手自己进门,未免太巧合——松江妈子说一向闩铁门的。包朗说钱芝山开门放进凶手,那么敲门声怎么没惊动主仆,也没惊动哈巴狗?”霍桑问。

我推测,其实凶手与钱芝山事先约定,所以一敲门,狗一叫,钱芝山就喝住了它。

“约定?”霍桑道,“钱芝山寄宿亲戚家,平时行动严守秘密,难得有人来看他,有人要与他解决纠纷,他岂会约在住所?而且,他已准备上床,而那纠纷肯定很严重,他会这样从容

吗？”

我和银林哑口无言，等待霍桑拿出他的意见。

“我也只是假定，凶手已事先藏匿在钱芝山卧室中。谢家是德仁里口第一家，我察看过，若有人隐在门楼下，找机会掩进谢家是有可能的。此外，谢家仆人被钱芝山打骂过，受贿放进凶手也是有可能的。松江妈子比较老实，至今未谋面的阿四，恰巧又睡在后门口，嫌疑相对多些。”

“你说 11 点以后有女子到过钱芝山卧室，又说事先有人埋伏在室内，那么，女子和凶手是两个人？”汪银林问。

“是。从情势上推测，凶手必定一交手就击倒钱芝山，那要很大力气，而且石凳也有二三十斤重，一般的女子很难完成这些动作。”

汪银林说：“谢夫人说那女子很高，很有力气的。”

“我还有心理根据，一般女子不会干得那么残忍。”

“那么男凶手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霍桑没有立即回答，却大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才说，那 30 岁左右的男子可为嫌疑之一。他请汪银林设法侦察与这男子有关联的高个女子，并指点了 3 条路：查询阿四；到上海大学找钱芝山的同学；去邮局了解，最近与钱芝山通信最多的是哪些人——快信、挂号信邮局都有记录。霍桑补充道，钱芝山屋里信件全无，决不是偶然的。

“小狗的行踪也请银林兄查一查。另外还有一条线索，不妨包朗跟我去试一试。”

另一条线索就是俞天鹏。我们到了俞府，却被老仆挡驾，说主人身体不舒服，一概不见客。霍桑说那就见见秀棠小姐。



老仆正犹豫时，一个伶俐的年轻女仆走来，多嘴多舌地说，小姐今天头痛，也不见客。

霍桑拿过我的一张名片，在上面写了几个字：“有要事密谈”，请老仆送进去。果然奏效，一会儿老仆就把我引了进去。

俞天鹏靠在床上，一夜失眠的憔悴样子。当我把“要事”——钱芝山的死讯告诉他时，他竟说今天没有看报，一点也不知道，声音很不自然。我问钱芝山为什么诬陷他，他沉吟半晌才说，钱芝山偷了俞秀棠的一只珠镯，被发觉了，俞天鹏辞退了他，他怀恨在心，又怕丢丑，所以先发制人，捏造诬陷的事实。因为他当书记，《爱与仇》是他誊写的，原稿简直可以凭笔迹作证了。所以昨夜一来过度气愤，二来有这么点一时说不清的牵扯，俞天鹏竟无言以对，只能动用椅子了。

“钱芝山偷了心爱的东西？那么平时两人有没有交往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！”俞天鹏有点慌乱，“他没有机会和秀棠接触。”

俞天鹏又怒又羞的样子，他推脱说，昨夜女儿陪了他一夜，直到天明他才睡着，人还没有恢复，不能多谈了。我只得道声珍重退了出来。

霍桑仍在门外等我，我们上了车，我介绍了会面情况，认为钱芝山偷东西显然是谎话，谢夫人说，钱芝山家境殷实，他的生活状况相当不错。而俞天鹏急切地否认钱芝山与他女儿的关系，反让人滋生疑团。

霍桑同意我的推测，告诉我这段时间他的收获。原来他买通了俞家那个女仆巧林。巧林说，钱芝山一直在追求俞秀棠，俞秀棠也愿意接受。不料俞天鹏坚决反对，与钱芝山大吵

了两次。第二次就在上星期六，俞天鹏把钱芝山送给俞秀棠的一条黑狐裘围巾，扔在地上还给了他，并就此辞退了他的书记一职，过后就发生了寿宴风波。

巧林与俞秀棠同睡二楼，她说俞秀棠昨夜通宵在父亲房里，没有上楼。

霍桑又从巧林处得到一个证实，俞家的电话就在楼下书房里，也就是俞天鹏卧室旁边，电话没有坏。霍桑说，昨晚12点前后，他两次打电话到俞家，想慰问一下老作家，同时也搜集一些线索，准备帮俞天鹏反击钱芝山。谁知，电话没人接！

那么，案子中的一男一女竟是俞天鹏和俞秀棠？

回到爱文路，老仆施桂迎上来，说有客人等着。原来是探长。他兴奋地说，案子已有六七分眉目，“看来不久就可以结案了！”他讲述了调查的情况。

哈巴狗下落不明。阿四模样还算老实，一口咬定没有受贿放人进屋，汪银林约他等会儿来霍桑处再查询一下。上海大学的同学中，只有两人还记得钱芝山，说他性情狭隘，容易翻脸，成绩不好，却喜欢演戏，装扮女角很有一手。他善于讨好女子，不过总是不久就被人看穿本相。一个同学提供了一条线索，《上海日报》记者陈霖春认识钱芝山，以前他俩也是同学。在拜访陈霖春之前，汪银林通过邮局了解到，最近与钱芝山通信的是俞秀棠，三天前还互相通过快信。陈霖春已经从《国民日报》编辑左一萍那里得知了钱芝山大闹俞家的事。他认识俞秀棠，并知道钱芝山和俞秀棠在谈恋爱，曾看见俞秀棠披着一条黑狐裘围巾与钱芝山一起看电影。

“凶手就是俞秀棠！”银林胸有成竹。他认为桑绶丹、谢夫

